蒲城縣志 卷十四十五

蒲城縣志卷十四

藝文二

明

重修廟學記　周洪謨

興學校以明人倫由三代至今一轍也人倫明則風俗以之美賢才以之出矣朝廷承平已餘百年天下郡縣學宮不能不圮而責有司之教化理者不能不葺蒲城學在縣治東百步舊謂創於後周宋元因之國初以來葺之者相繼天順初縣尹王傑裁圖重繕先飾禮殿更塑宣聖及四配十哲像兩廡諸賢則繪於壁次新講堂及東西二齋堂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室藏

6513835

明則風俗美而賢才出者豈不信然前蒲城教諭明輔賓贊傑以葺學者茲既進秩南京國子學錄而今縣尹項城黃端爹傑之功乃致書於輔使屬記於予故爲筆其事而申以教化之本云

重修文廟碑記

李應策

稽古學無祀漢猶祀周公以孔子東向配自唐貞觀爲下詔讐六經正廟位特祀孔子郎邑肇春秋而拓於唐興學造士蓋亦貞觀後以樸棫菁莪舊甸崇事誦習迄宋慶歷斷斷侃侃彬郁之風庶幾比周盛時第其址圮無常邑令繕之蔵有定役明天順初令王傑再繕繼黃端繼楊仲瓊

之後又爲堂及左右二小齋以爲師儒退息之所肇功於戊寅之春二月踰年而後成諸生謁廟則有所瞻升堂則有所受齋居則有所習可謂善作人矣蒲城在周漢畿內之地唐爲赤縣其人朴直有古遺風夫以善地厚俗而興學焉則人倫之明也何有然而所謂人倫者莫有外於三綱六紀而孝友爲之先如元時邑人王理七世同居延祐天歷中兩旌其門非篤於孝友者其能爾乎今蒲城之士讀聖賢遺書以講明三綱六紀之道者已非一日使能孝友睦族如鄉先哲焉則他日推事親者以事乎君推父敎者以父乎國也殆不難矣予故謂學校興則人倫明人倫

進士徐君至依儔議令以下丞若儔若尉及諸學博胥捐俸有差鄉紳縉紳及弟子員亦競相捐助而余仍傾囊中貲建修戟門與櫺星門一遵制在前余不能更加宏壯一以木石丹堊視前倍整見各處門設踞踏庭墀以下率用甎觀瞻仍置大石獅連座歲列門屏前之俟請余豈樂為久稽緣公私彼我之迹形未必盡釋猜忌任者難而聽之任者益難天佑文明幸今與論同心余不難畢慮竭神效鼓舵於舟全先渡江而擊楫者也費固與公衆埒猶不慊所願而往以勢分則功自多淆其誰復盡心督覈若度支失核尤不免耗冒之虞藉文君督工察勤惰張君稽出納各

至今也楊君繕嘉靖間功較拓未幾震凌相繼相成無復
有嫣之代傑輩而鉅鹿頓失垂之難久方余爲青衿見有
頹垣壞甓漸致蕭條又越四十年至神閣木主風雨所不
能蔽殿以前榱桷幾腐朽遇祭瞻拜望之趑趄恐墮焉間
有勉飾其餘如貧士巧粧稍稍爲簪冠一飾而渾身藍縷
成何威儀漢延禧時以大學西門無故破平原襄楷太爲
文教撫膺彼雨折石梁觀者可任其驚愕雖幸迯門牆外
不預宮制曷敢謂與文教無關萬歷壬子余感而捐貲議
擬嫣工會李呂二君升調止延而丙辰偶晤掌教楊君分
教張君文君一議及楊君忻然謂已置傳侯期矣亡何蜀

從祀儒列耶孝子不朽其親以程朱蔡諸先儒之父得配
祀於啓聖公祠近周子父輔成亦奏入獨張子父廸尚遺
耶此皆闕之題請崇儒重祀則有司存余伏草莽雖力何
爲直憶昔韓莅潁川留心學校閭閻之慕義服仁孝子悌
弟翕然傚古州里庠序後入左馮翊黃霸因之課藝明倫
舉察辟薦天子特賜金增霸爵秩益重前延壽興起之功
玆庶幾近徐君然亦後之力可遵爲令者侍講胡瑗自湖
膠擢任國學四方士雲集不勝容考之在湖肅敎約以身
先嚴束之而復愛育之如子弟召後取所以治已治人者
爲大學規游楊同志盛僑顧臨諸高士分任講解追從祀

夙夜匪懈與共事諸生原學曙索梧屈焠李可法同盡力焉已構軒而藻稅矣前後俊潔光明儼如初基起石欄是日建非葺也泮池翠屏磚壁之雖葺亦建也余徧仰勝地竊與衆慶落成或復質天順抵今垂二百年餘葺學纔四及舉耳其見於嘗晟祖禩祀器典守本國舊君猶稱缺僅境何若於嗟事固有吾力可爲者有不可爲者尠義倡修數百金出之自我敢復推讓卽蒙章制於前尊竟成矣乃制期全備國初頒樂器於天下郡學令如式製造行可終泯耶子輿氏先澂公宜置不載可終以孟孫氏涸瑯當時崇事蘧瑗嘉其使且亟許彬故可終祀於鄉耶左丘明可

□□者恐而去之走先後鐃鼓之聲諠且鼎沸□□之
祀近於戲矣神焉享此哉予序之意以其物役官既思之
廟制甚偉構不剝落歲久傾撓朽者逾半將久愈不堪
事蓋因而成之乃□□合金十餘以首事者成此之不動
而號金者百十餘人秩其費幾千金遂各庀役事各既
慶食於夏正成完秋竣臺閣廊廡□□□及冬整飭諸神
具倘宗累豈尚競巧凡金木土石丹漆之功視昔堂構
十倍於初成廟貌成像侍從森肅兩廡一下刑獄考訊之狀
恍惚神鬼羅列臨之不覺令人悚惕其邪念卒事之日予懼
其後而或入且墮夫民競□往祀未究敬遠之道故告之

繼道脉余猶惜其遲焉玆庶幾近楊君然亦後之力可遵
爲論者復學側重乙榜於吾邑曾幾見卽黌宫曩拓以楊
今又拓以楊也詎偶然哉徐君有言役既載有修理條但
有罅卽補滲卽塞涓涓者尚可易爲力無貌一葉之失障
俟其奔決而滔滔如近日之不可禦也意與楊君若符矣
倂諱吉蜀人楊諱學程張諱文濬文諱載道與余應策皆
秦人

重修城隍廟記

楊仲瓊

丁[illegible]一草燒攝陰陽靡神不舉若城隍祠載在國典正
[illegible]見羣老盛服驚仆甡殺耕集火炬晝輝樂舞

民亞斯義以在常厥廟事自敬式予不啻石刻之不朽適

重修東嶽廟記

趙國俊

今望之三峯灝然出雲雨者西嶽也縣故有東嶽廟廟東距城僅尋丈而西南北長廣各數百步相傳謂廟在城先而城割其半云會重新其殿見棟上多唐宋時姓名迺知所從來果遠矣第殿獨巋然而廊廡門垣盡圮萬歷戊子歲大祲庚寅又旱社人惶惶聚謀曰旱乾水溢神實爲之於是鳩材作獻殿五楹二門三楹築甬路飾諸門垣之未備者既成會大有秋社人沾沾曰廟在成宏間常修矣或側以淫祀毀殿四十年無甲第今第振起又從重新後始

曰鬼神于不殺無有無恐但明則人民幽則鬼神有斯而
已入尊位之不為蕩散事之不致爭宜也自知世改前有
神號而食於人必為之福庇民當不致冤夭况入言之主公夫
夫背與冥喜無嫌其代被賭者稱有方殃其處者夫
人之不平亦訟於上帝非類鬼敢以祀令若蕭同潮力
新厥廟事與庶人在役之義同非有加於神宜敘附民事
安爾田宅僉謂上下父子夫婦長幼之倫均徹禱於神不
等惟諂且遂非長惡神反為其先夫何益若事有究抑隱冤
弟明及時悉于數十歲與神往來見有其神之神宜有知
致理平和人心無不安往大神見其亦宜切戒之則書

賢世有義勇武安王廟歲久傾頹居民梁卿率衆新之夫王生值衰漢興祚將移存眞抑僞扶綱植常振威德於宇內昭令聲於千古本其所以至此者一念忠貞所致也夫當危廹之際秉燭達旦顚沛之餘知有元德與古聖哲所以致嚴幽隱而之死靡他者何以異哉是爲記

縣治門樓記

劉大謨

蒲城自古爲關中雄劇之地唐以諸陵在境內凡城郭館廨樓觀臺榭視旁邑咸有加至我朝地闢齒繁規制爲益侈焉縣治前門舊有譙以列鐘鼓獨卑陋弗稱正德癸酉邑侯張鍐乃僝材於林授巧於匠撤而斥之崇臺豐基阜

也堪輿家言縣西北高而東下宜祀東嶽東生方也位爲甲法主巍科多男子故修之則吉則昌廢之則凶則替曷爲誌戒世世愼勿毀也趙子曰然吾聞世之媢也以入不以神神之福也以善不以諂卽觀西嶽而何曾媢事固且降膏澤不私也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依也稽古巡望及孔子所論八蜡意可知已夫盟會蒸享禳禱民事也必臨之神則志一而衆和和則天地山川之氣應氣應則水旱疾疫不作而登泰寧而衆務和其德福用曰至匪神而私而福是徵明德惟馨古記之矣

貴曲武安王廟碑　　楊　爵

客目憑高縱目一也然亦有不同者焉閭閻之下悲愁歎
狀長人者或未之知聖賢之道微妙無窮仕學者或未之
聞使登斯樓也俯首而觀如傷之懷惻然有感跂足而望
未見之念悵然以興則斯民與吾道咸有賴矣朝夕登之
庸何患乎否則民呂以離道日以遠雖深鎖高扃絕迹罔
至亦徒而已矣予韙其說遂扁視民望道四字於額時欲
紀之而未遑也居無何以覲事如京師即轉官不果來茲
以有事再至慨歲序之屢更愧夙心之尚負乃著其顛末
於石俾後人有所考而因以警惕弗怠云明嘉靖癸未歲
冬十月望日立石

拱山立累棟重霤雲集霞舒綺井列疏帶懸華垂告成殆已有日偶以遷任去厥未訖者四壁樓閣與夫黝堊丹漆之末爾越兩年予自隆德幕來代值歲荒歉罔敢即事然恒懼九仞虧於一簣百里畫於九十也歷丙子稍熟始獲完美一日與客共登太華終南諸山儼共前涯灞涇渭群流羅其下瞭濶瀠灣不可名狀俯瞰草樹葱鬱平接飛鳥翔鳴復有輕雲裊裊或往或來而變態靡常相顧樂甚呼酒以勸既而夕陽匿曜暝色四來景與意會尤戀戀不能去忽悚然若懼語諸客曰斯譙既麗景復可嘉登之者酣宴弗已則導嬉宣狂逸情棄務作樓者之志不幾於荒鄙

青白蔚拱儼躍武當而對越太和金闕乃高眞神相聿容
俱足四帥森羅上下端嚴蓋尋取天一生水配合生成火
土金木缺一不可黃庭經云北方正氣名河車道訣中腸
腹腰曲緣黃河水逆流非擊運法乎又東坡注龍者汞也
精者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致
龍飛腎枯戕害眞機故曰汞失河車絕萬事無所出繹觀
題名猶主在坎乎亦見帝眞備龍與河原不可須臾離是
最喫緊工夫庚申五月余西謁斜山公祠偶入觀見壁書
河車挽水灌腦黑因瞑目學胞息吐納久之覺下體漸輕
丹田溼而水上行蓊蓊如雲蒸於泥丸時龍已不馳河且

邑豐陽建龍河觀記

李應策

憶唐廣德初有言崇表福區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偉哉橋陵鬱茂大地而前誰倡之為龍河觀也夫水居坎虛危湛寂淵涵道家所謂大梵龍阿境而元帝固凝真於茲方孕靈武曲日光兆祥本之淨樂國脫屣旋而詣仙古今入歆慕聖修迄道成勇斷乎妖邪益競借威重讚德頌功歷代俱然而尤著於明蓋永樂間傳帝協力靖難幽贊中興而扶盛祚遂指為成祖前身自此瑞雲靈跡無地不顯即蒲之里社及四鄉村落率廟饗為寶座設星壇矣北望冥冥悠然秘邃未有若豐山之陽左夾右峙各開際有

報荅如響復東西監二祠應木公金母陰定一方之生如

周萬物之用於龍河爲有濟或以龍樂鄉浩泉里爲說淺

矣余爰其名爰不辭爲記而併釋其義焉

新建張橫渠祠碑記　　李華然

關西大儒曰張橫渠張天祺余束髮時即慕嚮之既筮蒲令入關計見學其學者且將問故墟於郿之人焉而祠則蒲已有之蓋誌識天祺嘗攝蒲治橫渠偕之遊正德五年間建祠一曰崇禮書院云余覽乘求祠無之徐乃有謂祠原堂天王堂而遷其舊矣至則見金碧像喟然嘆曰方今五鹿之壇崇於日觀而先生之祠至不能與異教爭靈若

不乾旬日外覺由脊至頂液盈溢而欲出常捲舌上顎如輪引之浸浸嚥送入丹田合五行化爲鉛此豈常啓之也次年春復詣神宮會父老坐談小酌半醺教之澆花若種竹馴鶴焚香煮茶寓意碁奕竟日忘返暨出遊覩一水縈紆下接漫源曉霧將歛鴈鶩鳴翻夕日欲頹沉鱗起躍逍遥數里恨不能奉明科陳淨醮常枕流以洗吾耳漱石以礪吾齒風波息處欲就爲家而未遑其父老比之鑑湖援籍紹興府南崇帶城郭遠屬峰岫賀知章蒙賜鑑湖後以所居宅爲觀與山川相映發余實弗如也落成有日喜其址九畝餘前後殿閣聳峙金碧輝煌由祈護祐至賜明沐

一旁邇事抑可以見良心之同然何不於此提醒克擴任
其君明若滅而且覆以重陷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欲
復其良惟破其習余無能尅剝論而且對習以示破之之
方則亦無為貨攫無為包攬無為奢踰無為奸邪中無為
法令侮無競鬪無尚訐無近獄而無自殘其族無縱恣其
子弟無發人之有而我據之無張我之焰而入乘之去此
數者而取今鄉之家禮儀節書深思力行猶謂其非先生
徒吾不信也蓋横渠之教特急經界謂仁政自經界始而
憫流俗之變修古禮以矯其薄天祺之在渭也嘗督教人
子弟以奉其老皆明而著確而可守釋此言修乃妄乃欺

是乎正學之難也旣而盡見夫邑之所近尚者乃知其廢祠蕪咸因闢別地而特爲之復請致祀配以邑賢張吉甫從其舊也當事者報可歷癸丑之春秋仲舉二祀矣會豈移長安當儕吾邑之士若民請曰宜紀其事以告來者余謂德則有鄰喪則有好凡屬厥類誰棄其祠紀祠祀無盡也惟恫然於道統之沉淪而急欲見其人於祠之下而先生之精神賴以存亡蒲承其教乃背而馳焉其奚以對此祠余之所欲爲告也先生之學源鄒魯而流宇宙凡有心知孰非載先生之道者故念違而心孰初叛而卒悔是非大分原自難諸不具論卽如工技走卒亦樂於此舉而

方挾藝射科舒發如學入求於我我已爲之自始迄終不降色辭因事立官隨有可載發迹餽軍遭讒府介去居處下爲吏爲隱步舒之政於茲有斬斬守官篤鄉名則已屈躋於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稱之少府石鄉公優止之刻文礱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均糧記　　張稽古

洪武初按土區之沃磽而額其賦有鄉總法東西南北鱉然較矣合之得糧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五斗九升五合抵今我祖宗之美意良法斟酌於合勺間者尚昭人耳目可攷也奈二百年吏治靡民情僞弊乘而奸伏矣富者

屏絕諸緣單提一念天地萬物之情有不芸芸現乎何行事而輒倪之習爲梗也一病未長百行俱喪治之必親爲猛獸巨寇蕩其所據臣而於以服習懿軌亦如素之所據猛獸巨寇者潛之而徐消練之而徐定民之與士吏之與士民罔不善善以相遇乾坤父母民物胞與之規模端在於此而先生在矣或曰久汩沒而乍作之其何幾於先生嗟乎善惡惟爾皎行止無中地入品臧否顧其所自命耳蒲氣銳勁之而惡焉則無不究也之而善焉則亦無不究也是在於鷄鳴孳孳時擇所詣哉張吉夫爵不高而至與先生廟食則修行之驗也今之遊於祠者多蒙士持此以

行吾見張吉甫之遺拔於後矣

均糧記　　張稽古

洪武初撥土區之沃磽而額其賦有鄉總法東西南北鑿然較矣合之得糧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五斗九升五合抵今我祖宗之美意良法斟酌於合勺間者尚昭人耳目可致也奈二百年吏治靡民情僞弊乘而奸伏矣富者增價貪沃地以圖輕糧甚役貧民無址壠地而供斗石之糧者比比然若茲不均之嘆免矣哉嘉靖庚申山東蕭公均焉鄉總雖未之改但以地戶首數爲據奸民隱地不無也乃致糧重循法首實者而竟無瘳於害隆慶己巳四川

增價貪沃地以圖輕糧甚役貧民無坵壠地而供斗石之糧者比比然若茲不均之嘆兒矣嘉靖庚申山東萧公均焉鄉總雖未之改但以地戶首數爲據姦民隱地不無也乃致糧重循法首實者而竟無瘳於害隆慶己巳四川呂公均焉以局頭法疾矣乃差人覆丈奉行者多以虛作實地多於東北糧遂輕於西南併鄉總改矣東北民不堪其累諵諵然無寧歲者萬歷癸酉邑民奏於上詔下撫院董按院劉檄縣調停至纖悉適時我繹翁田父母以右榜進士視邑篆實任其事遂驟洪武與萧呂均鄉總議詢之父老而四鄉平坡檢坐照中矣於是因舊項業爲加減西

鄉雖加一二千有奇於舊額尚輕乎千石以東鄉多地故爾
東鄉雖減二千有奇於舊額尚存千石恐西鄉之弗勝也
內西鄉種東鄉地者亦依東與減東鄉種西鄉地者亦依
西與加又開無地獘糧三百七十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三
勺各照里除豁有地獘糧二百五十六石八斗二升八合
七勺各照戶認納四鄉中宜陽下馬二里偏累每徵而殍
逋相望於宜陽開四百有奇下馬開四百有奇歸於四鄉
萬歷四年十月二十日申請兩院本月報可十二月徵派
民皆樂輸乃著爲定籍四鄉民猶以里書日久生獘變亂
鄉總是懼願勒數於石永垂之向余問記余矍然曰甚哉

呂公均焉以局頭法廢矣乃差八覆丈奉行者多以虛作實地多於東北糧遂輕於西南併鄉總改矣東北民不堪其累繭詘然無寧歲者萬歷癸酉邑民奏於上詔下撫院董按院劉檄縣調停至纖悉也時我繹翁田父母以右榜進士視邑篆實任其事遂覈洪武與蕭呂均鄉總載詢之父老而四鄉平坡稔坐照中矣於是因舊額諒爲加減西鄉雖加二千有奇於舊額尚輕乎千石以東鄉多地故爾東鄉雖減二千有奇於舊額尚存千石恐西鄉之弗勝也內西鄉種東鄉地者亦依東與減東鄉種西鄉地者亦依西與加又開無地弊糧三百七十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三

炊巧婦攢眉方左支右吾之不暇而暇及此此侯之所以可書也以視後之君子侯姓鄧名永芳字仲聞湖廣長沙府攸縣人戊戌進士

銘曰於爍宮廟如日斯照熠耀中天履仁蹈道闔世歷變泉發金煉有導即流刮磨愈見大化存神顯聯維人吾徒是與不盡者 黽勉從事莫難匪易後來善承矚目斯記

重修孫眞人祠記

李複蒸

按眞人名思邈京兆華原人少博學多通獨孤信見而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長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召不赴嘗謂人曰後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乃見之唐太宗

賦法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匪渺小也矧我蒲[illegible]罹此困苦
不啻倒懸耳矣乃何幸會此舉也懿哉法祖宗傳來爾一
勞永佚有爲國之忠焉重沃野輕磽田除奸釐弊有體民
之仁焉袁多益寡通其變使民不倦有達權之智焉三美
咸具雖移以均平天下可也矧區區田賦云乎哉公名蕙
字應芳號繹齋山西應州人甲戌進士

本朝

重修學記　李馥蒸

聖道之大廟貌遍寰區自太牢一祀爲萬世崇瞻文中子曰
太極合德神道並行庶幾近之矣又豈小儒所可名言蠲

未必不福而畀之尊而敬之者而後知眞人之[illegible]

耀州有古洞四方走謁而吾蒲之祠在城西南隅坐南向北初甚庳隘後漸拓充門堂殿洞層疊深邃康熙二年因久雨損圮衆議重修金粧神像外垣周甃以甎七月起工十一月告成首事者原秉裕也是為記

重修學宮記　　張灝

學校之設莫隆於漢晉以下衰焉宋興百年而後州縣有學何其後也

今上御極以來屢詔天下修整學宮親製寶訓頒諭士子邑長吏任教化之責敢不以之為先務哉蒲邑學宮歷代有增

召詣京師眞人年既老而視聽不衰欲官之不受顯慶中高宗復拜諫議大夫辭還山眞人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年百餘歲乃終照鄰稱其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深入不二則今之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生之儔云而今所傳者醫藥一端耳眞人精於養性醫藥其緒餘也所著有千金備急方食忌千金翼方枕中記千金髓方千金月令方試無不驗者王右軍饒經濟而所傳者書法張雎陽饒文學而所傳者節烈古之以一節擅生平者類皆如此雖然眞人之[illegible][illegible]逸致學士大夫能言之而愚夫蠢婦未必知也言及醫藥

求治之意簿書期會卒卒未遑余有慨焉乃以濟修之具

夸詡也豈所望哉尤望後之官斯土者不時興新勿使鞠

爲茂草也

王省庵先生墓表碑陰記　李　顯

王省庵先生諱化泰賢而隱於醫篤志理學潛心性命初與本邑單元洲結社講究後與同州党兩一切砥啓諸既而忘年折節不遠數百里訪余商證聞蔵一至至必晨夕晤對盤桓浹月病恒屏緣寂坐超然獨契於擬議之表助忘交融嘗連吟三絕云此道關心三十年昏明定亂幾千千些兒會得天根處寤寐何曾離枕邊箇裏包涵坤與乾

修而中更兵燹不無傾頹余承之兹邑有歲矣[illegible]

紳士耆舊咸相勵而趨爲之若總[illegible]

視其力以輸爲屋之數若干各[illegible]

敬一齋亦尋其跡而復建焉務[illegible]

合邑紳士實董其成經始於壬午之夏[illegible]於乙酉之秋

是歲邑士之舉於鄉者九人邑人歸功於[illegible]曰

建學非僅教人尋章句衒科名之謂也謂[illegible]

知彝倫之不可不篤而致澤之道不可不[illegible]

無日不思進我父老子弟視此冠裳俎豆進退[illegible]

雖容[illegible]

刋有延吉錄僞學禁諸書有所觀感行誼之卓爲儒學倡
郡伯董公崇德尚賢特表其墓以示風厲余故選書行畧
於碑陰庶覩墓表而興思者有所考鏡云

芥子園記

王光閈

園名芥子無別解况小也負城東郭先大人場圃於此余嘗瀹池水手以灌園遂割場之半築焉周環僅足畝中結茆廬數椽風檑月牖坐整琴書儘自悠然軒左有洞邃十笏餘聊備寒暑前溪環遶溪旁種桃數本天豔灼灼遮迷洞口彷彿武陵春色故顏額桃花洞天就洞成臺臺爲樹一楹連葺小樓小閣翼之逕從元隱壺口歷雲樹亍捫藤

人心微動便危焉須知放下自聰合萬古如今無間然大道周流本自然行時物育復何言天人詎有兩般理各正由來賦予全自是眞機洋溢操縱自如胸次靜徹天宇如洗而自視欿然每以年衰日暮惟恐空談虛悟究無當於實際學無歸宿虛度此生念及輒欷歔涕零不自禁曉夜皇皇如飢思食渴思飲寒思衣收攝保任瞬息兆聯庚申三月感微疾凝神以俟沐浴更衣翛然而逝年七十五平生事親孝交友信處己恬淡無營獨居未嘗有惰容雖盛暑未嘗不冠帶性方嚴峭直面斥人過辭色不少貸人有一長即欣然稱羨雖遜自以爲不及承內失色樂導人爲善

娛悉容容焉與與焉是非不辯於口名利不關於心泠然

善也有容請余曰題名蔣子是吳幪所言種種似不若子

若不得聲咳唾糊謬乎余曰否否莊生不云乎計天地之

在道中猶礨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天地不猶毫末之附

馬體乎何況余園乎容相觀莫逆而樂是爲記

邑侯姜公修建考棚碑記　　李馥蒸

侯蒞任三年美富年強力才具犀利更留意於文事如修

理

孔廟創建社學美政不可悉舉而余獨於考棚一事尤見公

羅躡石磴旋轉勃窣而上金幟浮山峯巒聳秀攏樹烟村歷歷如畫洎指點五陵風景半爲雉堞所障憑弔悵然開窗南眺清渭東瀉若帶而大華終南佳氣鬱葱縹緲天半此登臨之大觀也下樓行數武新篁敲風青蘿篩月淨邃一片石堪當醉月芳堤蜿蜒入頤過此抵桑林隋詩祝謝祠稍南構亭如盎睛窗樹色掩映題名環翠亭廄鑿井一口清冽甘美而轆轤聲韻尤足快耳爽心由井欄之東直達慶雨山房歷弄菜臺另有文杏一區中可結庵尚未果也要之園無甚名花異卉竹梅松桂而外火棗雪梨湘桃

[illegible]

矣曾名與無不首肯衆從者至此可謂難矣夫者撓之
在蒲與不在蒲便與不便凡有識者皆知之雖好事作議
者倔強口抵質之本心亦未嘗不明了也侯之此舉非具
定見定力不至此異日者登廟廊之上議大事決大疑有
如此棚矣

募修東門文昌閣疏　汪元仕

知一邑者周知其山川壤地城郭民人以占其物土之所
宜風俗之所尚施政出令以補其所偏而匡其不逮且滋
懼一事之不舉一廢之不興來者以台為口實不佞涖蒲
七易春秋剔蠧之暇日進諸君子爰諏爰度顧閣已過以

之崇文愛士也夫考棚之設前人相本土之宜人煙之聚
斟酌裁定原不可以府州縣論也西有三原府學亦隨之
東有蒲城華州亦隨之後因流絕梗途渭河爲阻始割河
以南諸邑合華州爲一會而同州東五縣赴蒲試者不記
其年邇因棚廠搨毀修建爲難蒙上分派東州縣協濟然
協濟亦舊例也好事者遂以此藉口而有分建考棚之舉
侯毅然曰蒲城數百年駐節之地而一旦移之豈下走不
足爲東道主何鄙褻爾耶慨捐俸金刻期起工暨儒學廣
文先生捐俸倡諸生度力佐理不日告成具文申報周旋
圖謀不遺餘力殆所謂其志一定百折不回者乎因[illegible]

閣者在重門之上今閣閣猶在而碧瓦朱甍飄搖無儋廬
而修之其可緩乎夫文昌之神聰明正直尊司瑣闈幻其
說者有一十七世身爲士大夫之吉考其世代在周爲張
仲其說誣而不經然以文昌爲張仲是欲以孝友重文昌
也吉甫凱歸發筵飼客茂有而乃以孝友之張仲儼然當
尊六月之詩至今誦之不可以知文昌乎而況高閣屹然
預宮牆文星之特立而壓快利貫之三倍豐家者流望祲
氛而謀晴雨一舉而三善備焉齊力捐修可以計日考成
城村諸薦紳先生以逮庠彥肆而農民各量力義助以無

求氏隱庶幾乎風移俗革澆淳而反樸矣而猶有未盡善者時歷寻懷焉吾潮舊稱仕國元老巨卿輝煌史冊迄於今絃誦之聲比戶相聞登賢書者科八九人五六人不等捷南宮隸仕版者亦踵踵而有於余心猶以爲未足不禁有撫今追昔之感焉議者曰邑之山勢蜿蜒自東北折而南水自左方折而右幾於盡善矣惜也縣治學宮皆處極高而文峰爲稍弱占其方爲巽在城東南隅考圖緯巽爲木爲風爲長爲高木之性直而風行最上長與高之義皆於文峰有合焉又爲近利市三倍則不啻爲文峰言之也或曰東南之隅何獨弱於今是有說焉竊嘗考之上有變

而無不與古人合其歌行則王孟之宕逸也其近體則遜
李之秀雅也而絕句則聲調高華直駸駸乎分太白之席
矣吾甚幸西樵荔裳而外復得一唱和良友而又深幸原
本於吾秦為可樂也越十五年所其姪劍華為三秦名士
謀刻伊蒿集而問序於余余以老病廢牀不能為伊蒿元
晏而竊於伊蒿有感焉吾秦風氣在家則駑鈍而出門則
千里也獻吉生北地而長於大梁遂為故明三百年文人
之冠隴西孫太初浮湘漢躡衡廬買田苕溪遂卜居焉其
詩悲壯奇偉為吳越魏楚而焦穫孫豹人浮家廣陵亦聲

負不佞爰諏爰度之著東吳日者龍身布天拔擢尤重循
長毅而乘驕車子其有厚望焉勿曰邑令卑也請捐穢
庇材以為之倡

艾悔齋詩集序

李因篤

雷伊蒿吾秦人也少從其先大人筮仕蘭陵遂歌鹿鳴於
其鄉稱為魯人矣丙午行稿出精深古茂與秦漢八家相
上下海內家絃戶誦莫不知伊蒿之能文然而尚未知其
能詩也余昔往山左從王西樵宋荔裳諸先生遊獲時聞
知伊蒿之能詩便道訪之而未獲謀面後從雲陽任誌洪
處搜而讀之大抵以三百篇為宗而旁溢於漢魏三唐之

作[illegible]三年一日七歲[illegible]

墓長號泣盡不已草屋䟽水上食如平生每飯必告不[illegible]

從希寅聞語八日一日見亡族兄與父同行挽袂以問何[illegible]

然在寢也旋出門追至墓下訖不得見伏草迷路治望而

醒又一日恍惚母來臥室牽衣而哭母亦行至墳前失自

東升矣猶以頭抵地不省人事野老舁入土穴用三衣裹之

甦申刻始甦此二事者皆非夢寐中也嗚呼所謂一氣感

孚幽明無間者耶先是希寅種瓜墳畔墜瓜往往爲鳥所

啄而無一過其瓜田者人咸以爲異而廬居時有田鼠穢

墓或蹲或臥馴若雞鶩開物嗚呼何其格及庶類者至耶

震汎淮矣今伊蒿復崛起於海岱間與吉獻諸人聲價相後先古人云出門有功其是之謂乎誰謂遷其地而弗能爲良哉至於集以艾悔齋名則伊蒿之謙詞也是爲序

孝子朱希寅小傳

高爾公

朱希寅陝西蒲城縣桑落坊民也氣質椎魯目不知書性篤孝父某母某氏春秋高矣瓦盆脫粟奉養必至顧家貧恒不能得食或貿繩於市易餠以供膳暇則拜禱神祠下願減已算益親壽率以爲常父歿麻衣露肘偃臥柩側年餘母相繼逝合窆村北希寅守塚朝伏荆棘中痛不欲生

陋諸市之設也但邑處者沙渦商賈之邑臨汾四達之

非一二人所能辦者在萬歷中汝上李父母平肆均而城內開外立為五頭其來已久厥後寇亂相仍移置北關開外奪役獨自應行號馬料豆領銀平糴亦因天時充賤米價騰貴而屢冷落為之罷而薦闔闠不可無人蒙邑侯田召募在城斗行仍立集市生涯貿易熙熙穰穰關外舊從欲分其潤蒙投臺憲覬自處分仍令該縣調停公集侯乃印斗五十於四城北關分為五頭三日一轉週而復始每月五頭各分六集著為定例由是城內關外各樂其生兩無營隊余嘗聞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可謂孝子矣贊曰今[illegible]
問狀見其詞語[illegible]
道云何但一意[illegible]
遂也余爲之敢[illegible]余[illegible]
左右柳宗元作安豐孝子[illegible]曰[illegible]以凶[illegible]
所導生與東鄰[illegible]業而能[illegible]醇孝超出古烈今於[illegible]
亦云

縣市記　　原毓宗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
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illegible]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

灑掃應對以求其[illegible]
言行以開拓其胸懷反求乎孝親敬長以造端乎本始
而絕無譎秘媕婀之態以希心於利祿由是而之焉博物
洽聞以窮理主敬立誠以存心於以優入於堯舜周孔之
途不其庶幾乎此考亭朱子小學一書遠追洙泗之教近
接濂洛之統誠入道者之津梁也雖然學之不明非一朝
一夕之故矣三代以下簡編淹沒於秦火聖學等[illegible]
家漢儒之箋疏得其麤而雜於僞宋儒之折衷得之精而
行之篤孔子之道至趙宋而煥然一新可不謂天之未喪
斯文耶宋初試士僅得三人終日不成一字先王之教我

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侯乎此羨故如鑑如衡周禮所謂
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illegible]
信而止訟禁偽而除詐者其弊耶今法制既立大家有刹則
共有勞則均在城在關同是瀟人恪守成規為歷代之良
民而爭奪之悉泯也不亦善乎是為記

原炎洲小學人物考序　汪元仕

聖學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者非世無學者之過也學者[illegible]
沒於利欲智者馳騖於高遠其又甚者學為儒而[illegible]
放言橫議不至於為吾道之罪人不止而其失皆[illegible]
蓋之不端夫童蒙之時志氣清明[illegible]

未有如炎洲之研經涉史博極諸書而尤留心於伊洛關
源作小學人物考徵引詳備其人其事披卷不啻燭照而
數計眞蒙養之要務也余以爲不但蒙養也登賢書到通
籍者宜亟讀也胷無全史習惟耑經者宜亟讀也何也章
句之學制舉之業名爲明經而經義愈晦春秋分一字爲
對待周易執君臣爲主腦其於褒誅之微言貞悔之精義
吾不知果有合焉否也若是者希心利達所謂汨沒於利
欲而馳騖於高遠洙泗之罪人亦卽朱子之罪人也讀炎
洲之書其不惡然內愧者幾何哉吾故曰聖學之不明非

然無餘吾楚道州周先生拾墜緒於煙消霧散之餘二程[illegible]
子起而宗之橫渠又得力於二程而後龜山延平[illegible]
出紹程門之遺緒以至於朱子私淑諸人羽經[illegible]
道蘊功不在孟子下即小學一書旁稽遠引所以[illegible]
學者非淺鮮也無如童蒙雖讀茫然不知其所[illegible]
帖括羇心躐等而不肖程子曰制科壞人心術[illegible]
而云然也哉不佞涖蒲七載降心訪求閱人已[illegible]
衣冠晉接中得稽古有獲之士如原子炎洲也[illegible]
孝廉非公不至偶一晤對神爽心靜極知其抱負[illegible]
[illegible]

生於順治四年初二卒於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其子庠生文彩爲公廬墓三年云

王母節壽序

喬椽

從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均綱常名教之所係也一時有其人與事雖曠百代而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況身當其世而有不感嘆流連急爲之宣揚表著此其人必不知忠孝並不知節義者也余當蒞蕭之初每思採訪民風果有關係人倫大節者必欲申請揚厲以爲一邑勸不意有志而未逮一日覽王母郭夫人節壽冊輙不禁喟然嘆曰夫

一朝一夕之故也是爲序

炎洲原先生傳

劉鳴珂

先生名永貞字芥夫號炎洲姓原氏登己卯鄉薦性沉毅尤穎敏善記父錦邑名宿也於公髫齡即教以五經左史及唐宋八家之文且口授唐詩數百首曰學者當由經入史縱橫藝苑毋徒作俗諸生也公尊嚴命自少至老未嘗晷刻釋卷古文詩歌偶一拈題立就存心制行一以仁爲本父早逝事母屈氏備極色養處幼弟前之慶之而不聞誶詬聲胸無城府客有嘲其不合時宜者公頤之而已客慚退至區

右奉養圖盡子職矣惟當滄桑變遷之際以彼其才豈不
能拾金拔紫顯赫當世而獨棄去青衿戀戀葵藿者豈徒
高尚也哉亦以親在不敢以身許人殆以古人自勖也歟
每念親艱猶不能顯揚直走三千里抵江南遍求諸名公
播諸詩歌且彙而成冊冀傳芳名於不朽此其心亦良苦
矣非古之純孝人烏能有此哉合此而觀必有義夫斯有
節婦有孝子斯有忠臣則鄭忠孝節義之事均出於王
氏之一門述觀存爲之

國變

人今年登七旬矣當夫君捐棄時其年纔二十有六節矢志靡他操勵氷霜四十年來如一日者其節爲何如也伊時舅姑在堂俱衰白殘喘又値家道式微夫人以婦道代子職拮据薪水輙能朝夕不匱其孝爲何如也又遺孤在側郎芬之王生也方六歲煢煢無依夫人獨能撫育訓誨俾其子早入黌序其慈與賢爲何如也又能以遺腹子繼伯氏以嗣償債讓伯季以田遇凶荒分族黨以粟合妯娌同炊而食當寇亂又能挾家避難卒無恙其仁讓慧愛早識遠見爲何如也若此者皆一一在人耳目間閭里傳之

誥之從子婦邑博士弟子員聚德公凝圖之妻封翁邑畢
生芬之公元象勺之年府道二試皆冠軍次年食餼太君
喜可知也無何而滄桑告變逆闖入關人皆有繞樹之憂
芬之公念母老即負之朱龍山中裂巾長往棄青衿如敝
屣也
大清定鼎海內又安迺受少司馬麟嶽原先生聘作西賓涉江
而南敦徵諸名公詩歌三百篇以為太君壽復又逾漢之
楚寓京山雷使君署中瀝觴布囊十餘遇食物之不產於
秦者一一入陸子之懷旋里跪太君膝下列囊中物曰此

天子下詔褒美之者所必至也猶是將國天下後世之人莫不知勵
其扶持乎綱常名教者豈小也哉余竊樂取其事而序之

王母節孝碑記　　張恕鎬

天地間綱常倫紀若特有生之正氣爲之維持而正氣猶
發又往往與國家之聲教政令相爲感發甚化導民率理
勢然也今
天子務學右文敦崇古訓尤刻意庠序人心培養風化以爲制
治保邦之本
特飭諸州學使者列上貞烈節婦旌表其間著爲令關中督學
使者轉其事於郡光文旨可取之

公言父之則流涕泣下慨兩世之志孝而也甚人士累之
之當事各上臺以節在隔代駁查以舉違爲辭延十年而
孝齊公又捐館舍矣今庚辰之三月丹鳳飛來奉
勅發帑金三十兩建坊旌閭門曾孫中翰定孫之善於繼志述
事也爽情爲之大快議豎碑於坊之側以傳不朽蒲城諸
同年輩走文於余余從家大人試童子於蒲嘗假館於芬
之公稔知一門之節孝有難以言殫者乃撫其實而爲文
不斐奚待言余日以珥筆爲職事有節孝如太君之子若
孫若曾行將繼之蘭臺誌之彤管以授將來之採風使者
庶勿負乎

何物也産何地爰進之食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芬之公有之念弟之未嘗一日見父鞠哀之至與牛奇章公愚不可及徐言作脯若同符然無何而太君以壽終芬之公擗踊骨立枕塊於苫次間吊者爲之悽其己酉子孝齋公登賢書庚戌計偕初塲墨汚卷面在失格例交卷時禀領貢舉宗伯求寬額宗伯閲文大賞之付受卷所勿截角時獲大售聨飛去是夜芬之公夢白衣大士呼其名而告之曰汝子會試例貼念汝積學孝友調護之勿憂喜報臨矣夫公之孝友格天有如此然終以太君五十年之飲氷茹蘖

堅志以殉賴姑懇諭之曰而舍我去老人何以保旦暮且
不爲而撫孤地乎孺人始勉覩食息與其姑偕稱未亡矣
室如懸磬影惟吊形以機杼件子書聲若泣血有姑相和
入人謂楊氏存亡一綫間耳孺人乃於一切身任之又不
惟弗敢煩姑愳分用晦誦讀之心并亦不令知也用晦既
入庠亦爲貧憂孺人勉之曰汝勿憂此富於學問自脫其
累耳甲子用晦舉於鄉孺人戒之益切謂甚無以此介懷
長傲輕世當愈習儉習勤毋墜我清約家聲用晦市一錦
欲制孺人衣力却之曰留以作子孫福奢余弗願也至今

朝廷淬勵人心培養風化之至意云爾

節孝楊母孫孺人行略　　原毓宗

節孝孫孺人楊用晦之母用晦長郎爲余子壻知孺人懿德之悉莫余若乃用晦非孺人弗顯孺人節孝固非因用晦始顯也孺人賦性幽貞年十五歸用晦父彼時舅姑在堂貧甚昕夕甘旨惟孺人躬操作勤紡績是賴比舅蚤世喪葬之儀孺人咸出衣物辦之傷姑嫠居米鹽瑣屑不欲相煩孺人自爲拮据比誕用晦稍長延塾師雞甫鳴孺人先起徐呼用晦起督就學廬用晦垂髫即秀占者知其凡

[illegible]
否當遄歸勿有所冀致遑遑也故用晦至粵都屢以病告
棄一官如脫屣漸漬於孺人家教素矣孺人守節三十八
載壽今八十有五子用晦孫三曾七方輿未艾率礧砢而
英多孺人固以大節大孝食其報者哉嘗用晦父没之時
家道中衰不堪窂落非孺人克肩家政萬不至有今日是
用晦非孺人勞瘁孺人握節若柏舟奉姑若禮修敎流三
世若黍㜈人咸頌之歷四十年有奇則孺人節孝固非因
用晦始顯者也孺人至誠每逢禎祥輒預有住夢雖語不
盡解知為鬼神所誕祐矣先時用晦為其祖母節丐大君

猶裙布荊釵不肯易戊辰姑壽八十適旌表之
旨亦下賀者闐門孺人日夜謀欵客具姑蓋目昏於視孺人相
之弗假他人亦弗厭其疲令用晦速成石坊光姑貞孝及
姑卒而孺人之慟可知也孺人舅有弟與舅同爨產子與
用晦同庚在襁褓儉乳孺人乳之每先之而後用晦舅亡
供其弟與舅一用晦叔氏亦早亡遺一女孺人視如已出
嫁時以叔氏所有者悉作粧奩並田產器具盡給之孺人
有同胞姊適曹奇窮後染癱症孺人延至家供養二十餘
年躬爲拂除不潔其母弟子貧弗能娶孺人傾橐爲之娶

諸爲癸酉娶屆二歳卒乙亥繼換數月卒字李時就童子
試未售値兵亂志隱閉戶七年爲期待學成二十四歳而
後娶嘗讀余評定就古社蕆勸兄仁聯諸友就余問業已
約出戶相從日夜攻苦膏盡就火火盡就月父兄友朋咸
謂其勤習舉子業若是不知其所樂不存也取五經性理
傳習錄諸書宵旦研尋獨於太極圖實體諸已快然自得
或微吟而獨笑或清歌而長言謂太極只是誠先天消息
實在人間謂人能確認得一箇太極則天下無復餘事謂
古今賢知矜一行之高爭奇人世只是不曾確認得一箇

子之文以志不朽已勒成帙茲恐孺人節孝奕世遂至泯泯又謀所以志不朽者余敬述其行諒亦大君子所樂道者矣

王再復傳

畢允昌

王茂才侶字仲襄號再復世蒲城人王父復元先生謝以名孝廉爲延津令父仁菴先生茂麟爲名諸生母張氏禱於浮山得異兆於萬歷己未五月八日再復生兄仁弟倀再復其仲子也三歲甫能言弱不好弄靜重如成人六歲入家塾端居讀書步履不苟寡言笑或十餘日不出一語

語錄五冊詢伯子仁嘗語仁曰學人專事舉業不知舉業
讀書中一事耳丈夫處世科第非第一功名爲孔孟之徒
廟食百世乃第一功名又曰我輩須著實力行做闇然功
夫且勿告大人知亦勿告諸友知詢季子伋伋言亦然仁
著益大慟天喪予顏氏子也一日余往唁仁著仁著出語
錄示余曰此亡兒日言於兒仁輩欲就正先生者幸爲正
其謬誤余讀纔數則皆切身體驗語皆從濂溪明道諸先
生直邈顏孟證厥指歸語仁著備道平日服膺之勤余不
禁喟然太息余從事此道三十餘年罔有聞知而再復弱

太極以學者務舉業不知學道爲深恥以已從事問學不得師友爲深憂時余寤言成四卷尚未示人再復不知也以矢志願力不滿決不出戶時從余刻先訓先行切私淑之思余亦不知也積勞成疾庚辰力疾赴試成諸生時余偕計如京師未及面此歸疾大漸不可起然志氣清明不亂仁著異之不忍言訣從容問曰子具遽觀否曰具子了彭殤一致否曰了子必光景何似曰必常靜定子生平志願何爲曰窮理盡性做秀才如是做官亦如是願爲顏孟之徒不失孔門家法不意遘此危疾然自反實無媿於耳目聰明聞道[illegible]

三得氣愈淳享年愈促哀哉

祭烈婦趙氏文　　　　蘇　乾

邑有婦人也汝非婦人耶方賊之至也從員人以逃匿欲此身之清潔及其被掠也恐辱千金軀願乞一刎面覩彼包羞忍恥偷生苟容者自別汝雖婦人身婦人其有鬚眉耶生氣久還存幽光愈不滅我今詣墓祭用表汝貞烈

祭原方畦先生文　　　　楊　爵

先生蚤棄軒冕樂道力田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漠然惟欲窮討古今之典籍以擴充其未盡之心天踐履方正

冠輒爾了了余諄諄告人誦言若醉而再復無待而興不
言而躬行顏氏歿而聖學亡周程後獨象山陽明稱有本
之學然猶不無朱陸異同之疑使天假以年歲月精進剖
破異同直證聖宗不有益於再復必有益於我豈猶昔四
海無朋孤立莫助也哉遂評定付梓而爲之傳
畢允昌曰余次再復事而深嘆友朋相遇之難也余與再
復同里余學道三十餘年日求友於天下而再復不知再
復學道十餘年日思求友於天下而余不知再復不知余
余無德而稱其不知固宜余不知再復再復不求人知闇
然君子固不易知也易再復

痛心瘝職斯土慚莫移風感茲貞烈哀痛於家弔詞不文

陳於太史樹之風聲表厥宅里

胸次高遠其超乎塵外也如鳳凰之高逝必千仞而後翔其確乎不拔也如松柏之挺翠貫四運以獨芳慨君子之存沒爲世道之否臧何皇天之不憖遺俾遠邇其感傷爾忝爲知交聞訃奔走心懷永悼匪言可盡敬陳薄奠先生饗之

祭馬烈女文

劉東星

浩浩正氣盈霄壤閒胡爾女子得正而還義不更夫忠無二主彼昏不知寧毋愧女未偕伉儷矢死靡他彼已委質偷生爲何軀命可輕綱常爲重轂雖異室泉臺同夢人孰無死草木同塵女負奇節喬嶽等倫閨閣者流猶知就

藝文 詩

唐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杜甫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事
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陀因厚地却略羅峻屏雲闕虛冉
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
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瓶中使日夜繼惟王心
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
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高嶽前嵂崒洪河左瀅濴金城

新城縣志卷十四終

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
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
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
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
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
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
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淩晨過驪山御榻在
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

菑峻壯沙苑交回汀永與輿區回川原紛渺宜居然赤縣

立臺榭爭岧嶤官廨果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潤裴

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候筆不停遣辭必中律例物當

發舖綺繡相展轉琳琊愈奇榮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

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坰輾輞

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生舊袍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

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

愁辭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甫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

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

徒因念遠戍卒憂端濟終南澒洞不可掇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杜甫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浪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

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
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
者宜戰栗况聞內金盤盡在衞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
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
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
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
廣不可越老妻旣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
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

過蒲城馬上偶得二首　霖中澤

冷落襟風盃月崎嶇馬足車塵林下何曾一見宜教笑殺
閑人

空有滿衣塵土曾無蓋世名勳忽認青山影裏有人卧月
眠雲

金

練軍太華山陰書蒲城縣壁　完顏奉國

閱兵肄武躍驊騮仰覩蓮峰聳碧流縱使邊陲狼燼滅鼙
諠鼙鼓角聲幽如貔似虎威風銳積玉堆藍爽氣浮未老

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
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裡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
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杜甫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
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晩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宋

過蒲城懷狄梁公　　韓琦

凜凜梁公萬世尊復唐功業葢乾坤爲臣所守能[illegible]

[illegible]
九世同驢怡張公節義名唐隋史編爛爛星日垂天子臨
幸嘗顧綬金源南北互紛披天綱欲絶入紀黰寒飈冽冽
水凝澌有人獨屋藏春照糾宗聯戚艮自規帝衷不爲俗
所移凜然千鈞引一絲綫期宇宙廓坦夷我復古唐軼黃
犧包羅萬象撤藩籬仁雨義風日洒吹完其苦窳淳其漓
靈光巍巍不少欹更以肯構培崇基素業六傳惟謹持紫
荆花滿春風枝金閨通籍仕日滋扶搖九萬控天逵昆季
和鳴如塤篪綬若若兮甲纍纍東阡南陌或耘耔牙籤插
架盈書詩田園膏腴稼若茨倉曰千斯箱萬斯紡績均勞

君恩須重報終焉更卜隱巖陬

過奉先　　劉因

閏遼承宋統此志亦雄哉置縣名猶在因山勢已摧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悲風海上來

元

王氏孝義詩　　虞集

陰陰槐柳蔭韋村中有烏頭孝義門耕織事均家益贍饒痲親盡義彌敦蜜蜂日煖開窗戶慈竹春深長子孫先世此邦嘗賜履爲歌遺俗却消魂

述善繼其在茲慶源可鑑儲清漪餘波浩浩春無涯
明

南原春晴　　劉震

十里高原一望平暖風遲日弄新晴青山色淡收嵐翠綠
樹陰濃帶鳥聲芳草接天留客醉野田霑雨足農耕乾坤
爽豁吟懷壯試學隨花傍柳行

南原春晴　　王元命

大地高原南望橫青陽屆候曉鶯聲綻桃晴日花連萼舒
柳和風絮帶英背聳嶽峰如拱護面懸堞閣似生成總來

誰忍私衣食禮節秩尊卑春秋報祀恒多儀犧牲肥腯羞
甘飴傾囊倒囷憐歲饑煢獨賚予洽恩慈恭文藹藹衆所
窺允矣郡邑之耆龜女抱孤節儔共姬婦殉夫死志罔虧
孝友豈特一家推令聞遠徹宸聽知明詔下褒式羣黎烏
頭雙表揭門楣墓祀麗牲穹有碑翰林妙筆太史辭纂金
遺子良多痴操戈入室人伊誰狗乳鷄哺非祥祺鸞鵠騫
翥兮其時諄也溫純金玉姿汪汪可涵千頃陂冠巍峩兮
佩陸離剡章新薦郡庠師訥也衆中擅白眉言議開發厲
其奇安于之才能有爲紫垣烏府胥稱宜詁則明經析羣

硤湖中午夜天根影娑娑

把酒憑誰問吟倚西風想謫仙

漫泉秋月　　楊攀桂

百尺蒼厓一水幽常邀明月泛清流水當夜氣開金鑑月映秋波浮玉甌蘇子欲迴赤壁棹庾公堪上武昌樓林泉明有招入意懶向天涯覓宦遊

北嶺積雪　　劉震

青山一夜積瑤華黯黯同雲一望賒地不藍田皆種玉樹非梅嶺盡開花高人踏去詩應就樵子歸來路欲差盛世豐穰已有兆歡聲先動老農家

盛代饒閑事笑解筆囊賦來耕

溫湯晚浴　　劉震

泉水皆寒此水温就中別自有乾坤陽居陰腹春常在淸
達源頭雨不渾流出沼池多歲月銷殘今古幾朝昏舞雩
自得先賢樂載誦盤銘日日新

温湯晚浴　　雷雨

杖履温泉渡渟泓一水泠乾坤蒸旦暮星月見模型納汚
遥憐爾盧盤不用銘日新應有科塵土亦惺惺

漫泉秋月　　劉震

雙塔夜影　王元命

最勝浮圖倚碧霄瞿曇古刹監雙標可知經始人工巧須信樂成世代遙壁立影穿清夜月河懸梵湧早秋潮詰[illegible]覺路從來凋戴首鼇山任暮朝

五陵閒雲　劉震

唐家陵寢倚崔嵬靉靆閒雲鎖不開變化有時成錦綺悠揚長日蔭莓苔從龍有意爲霖去伴鶴無心出岫來想昔九重天咫尺願成佳氣靄蓬萊

五陵閒雲　雷雨

北嶺積雪　　雷　南

信宿朔風急今朝雪滿山沄沄欲學浪皚皚已積鹽天地冰壺裏周秦匹練間山陰無限興野渡有橫舩

北嶺積雪　　王光鼎

夜半元宵吼朔風平明胥雪堆龍縱恰疑嶺斷銀花合還看崗聯玉樹叢乘興漫登臨盲上得詩頻入奚囊中歸來更覺春無限笑伴香梅酒大紅

雙塔夜影　　劉　震

巍峩雙塔插蒼穹幻影分明夜色中高出女墻虹飲澗遥

雨不隨石燕飛月逗光芒疑宿映煙迷處所意雲開何年

得遇君平問帝女支機是也非

堯山古栢　　劉　霞

兩峰夾抱鬱蒼蒼古栢森然列萬章錯落[illegible]

皴知是幾星霜三春老幹撐空碧九夏濃陰匝地涼不爲

牛山斤斧虐大材終概棟樑[illegible]

堯山古栢　　[illegible]

絕頂縱參橫目騁入[illegible]古[illegible]知曾入高[illegible]

作圖鄰朝夕護環抱[illegible]

山頭纍纍寂寞何多塚金盤年年夢玉魚夜夜君功名
豐碑字蘚賣吏官文章馬鬣岡見于今臥白雲

盤龍異石　　劉震

異石當年變態神原頭埋没幾經春雨餘苔蘚疑生甲天
上雷霆欲奮身誰謂一拳終委棄由來尺蠖有舒伸巍然
不假初平叱變化還應出世塵

盤龍異石　　雷雨

憶昔唐帝子中歲事游觀八駿經行處黃龍雲霧[illegible]
形舉動實有狀如蟠天意　雋存安此石盤

陵愁見起間雲參差異石蟠龍幻縹緲堯山古相應[illegible]

溫湯同晚浴漫泉秋水月紛紛

重過泰陵有感　　趙　晉

雲橫金粟倚蒼蒼鐵馬重經輦路傍山腹龍蟠佳氣在[illegible]

頭麟臥斷垣荒玉環不返三生夢石穴空遺萬古藏洛水

潺湲聲未歇行人獨自憶蓮湯

望景陵有感　　劉　震

年自元和幾百秋雲橫金熾日悠悠夜臺衣冷坤靈守山

館香銷野鹿遊恢復已能平僭叛握符眞肯用忠謀可[illegible]

只對此在蓮島何[illegible]尺一[illegible]小

八景　[illegible]

春曉南原雨乍晴[illegible]月生東[illegible]清雪

積山陰晝夜明千載[illegible]自在半空雙塔影[illegible]

說與堯山栢欲問當年異石名

八景　趙鋭

異石傳來不記年堯山古栢尚依然五陵人望雲間[illegible]

塔凌空影倒懸冬雪平鋪山外嶺秋蟾斜臥水中天[illegible]

浴罷精神爽閑看晴耕附郭田

八景

泉陵錮爐然夜殿香有燈明暗馮無火照亡羊基無鼠拱
穴隧寂鳥呼揚石麟紛蹲峙翁仲半摧藏伊昔貽洪烈後
世寢愆忘中葉正震業昌運復明良幃幄堅深算鯨鯢不
跳梁四國仍同軌百年尚奉璋吳蔡功殊絕神仙事渺茫
玉匣函無極金丹竟可傷嘆息西風裏拜瞻禁籞墻

遊唐陵　　王光鼎

乘輿登臨坐麗譙五陵遙望草蕭蕭千官劍佩空山裏一
代簪纓浮靄銷龜斷尚存沙字石雲横獨有野猿招古今
變態從無定勾却閒愁搦酒瓢

晚節侈尤忽變起中和殿血流

遊景陵　　　　　　　　原　述

西北山頭唐世陵千年邱壠異平生石麟埋沒深秋草金

檝崔嵬空月明俎豆歷朝禮祀厚干戈昔日[illegible]中興

德業留青史悵望峯巔酒一傾

登金檝山　　　　　　　曹希賢

唐帝靈居此一扉偶從峰頂挹餘暉當途石子紛無數滿

目栢枝稠亦稀帶礪山河春不老銅駝荊棘事成非前

御止諧中願回首何妨戴月歸

謁憲宗陵　　　　　　　王思忠

[illegible]
家傍閣倚雲低尋芳選勝詩誰和懷古登高酒自攜十里
下山歸路遠寒鴉飛盡暮林西

清明登堯山　劉震

三月清明淑景濃一年一度此登臨岸邊怪柏拏雲氣石
隙流泉瀉玉音廟貌有靈傳自昔鄉人展祀到于今不妨
踏月歸來晚山鬼牽衣索醉吟

清明登堯山　李馥蒸

凌頂東風鼓嘯歌聲高不管驚人多平臨北斗三峯近文
壁巉嵒信手摩

九日登堯山四首　趙晉

西山金翠豁烟霾特挽詞人載酒來九日登臨身尚健幾年遊賞事終諸天香奇攝栖鸞地雲氣遙吞戲馬臺旋折黄花簪醉帽肯教塵土涴詩懷

山光滿座翠屏開九日追歡此會稀紫檜後凋秦何柳黃花爭羨首陽薇誰陪謝傅登高去共笑山公倒載歸要與重泉留故事年年詩酒莫相違

山路崎嶇九日行天高秋老出新晴蟠崖古樹重重見傍石危欄曲曲横簪菊喜逢新宴集摩苔爭看舊題名歸來不記前村遠是處人家笑語迎

遊金體山　趙□

華峯秋雨過乘興走崎嶇松老巢元鶴寒雲護紫芝野樵尋舊約山鬼索新詩坐石吟梁父悠然日暮時

遊不羣山次壁間韻　李應策

金粟碧紛紜嶄然獨不羣烟霞含秀色草木挹芳氛臥壁留安石題還跋右軍巖巖五龍過樵唱遏行雲

溫泉　劉泵

造化源頭最巨靈瀉流一派煖如湯從來未見司然者自是何人作主張

遊崇壽寺　趙晉

堯巖登眺　　孫銓

石磴當崖似上梯青巒直與白雲齊曉看景物滄溟近夜倚欄干星斗低弔古憑誰說幻夢摩苔感我謾留題同行識定來時路莫許紛紛曲徑迷

題堯山廟　　雷雨

峰頂依稀逼太清川原屬目砥如平等閑試展探天手披破浮雲弄月明

遊青雲寺　　趙焞

山遊秋欲杪嵐樹鬱蒼茫木屐行雲迷葛巾過雨凉歲時

不妙歷寶雲林諸信有偕曾

遊慧徹寺　　劉震

廼僻西南一逕斜尋幽入寺步金沙象王拱座飛雲蓋獅子噴香散雨花行者掃煙忙正榻老僧汲月爲煎茶禪關坐久塵紛息薄暮歸來逸興嘉

東遊蕭城憩龍泉寺　　潘塤

野寺鳴鐘驚客到幽棲還見此怱怱香分冰果諸天供光照塵根五蘊空問俗偶看桑下雉勞形時笑鬢邊蓬白雲丹井施霖雨却與青山自在同

又五言二首　　潘塤

倦對秋山拭汗顏遠尋松下扣禪關雖隨塵世三生夢
借雲床半日閑爐影不搖風絮白磬聲常墮雨花斑無緣
得共維摩几林鳥喈喈與客還

和前韻　劉震

歸隱山林欲解顏杖藜時到白雲關愛他老鶴能人語來
共幽花盡日閒話斷葛藤香篆息路殘苔蘚屐痕斑竹爐
茶好詩腸滑怪煞鐘聲又促還

游洞仙觀　王臣

端陽遣興到元冬洛水橋邊一徑通怪石巉巖知縣虎蒼

晚過常樂　梁　贊

日暮川原草樹斜溪流暗響凍生花烏鴉擾擾爭堤柳鴻鴈紛紛亂落沙百八鐘聲鳴野寺幾多燈花烘人家騎行咫尺迷荒徑不解倉皇嘆路賒

賈峪村　屈　洙

總道村莊俗村如此亦佳遠山橫道岸流水近人家樹樹戀青蓑畦畦長綠葭源泉有眞液倩火煑新茶

鶴塔吟　天啟辛酉學後塔巔棲鶴十八隻　李應策

千尺浮圖鶴著羣徘徊絕頂脫塵氛列行數按瀛洲象

步入空王地遥聞清梵音聽經猿鶴靜言荅薜蘿〻水月
生禪思若泉合道心賢公如愛客百遍遶珠林
紺殿低晴巘香臺占白沙法雲浮錫杖壇雨溼天花共惜
三生夢誰同八月槎晚來愁思劇聊得伴袈裟

詠洞仙觀二首　李實

雙馬驛驛入觀中神仙有跡路難通橫生怪石如蹲虎倒
植枯松似偃龍一竅穿山猶是惡三姑仗劒尚遺踪雖然
不比清虛府也是塵寰第一宮
緩步偕來上小巒半天雲起鎖山巔蒼松有韻風敲幹碧

蒲城道中

望中村塢是誰家門對終南石徑斜水碧不汚巢父耳地偏宜種邵平瓜無名好鳥爭啼巧有意新桃亂放花試向主人聊借問可應容我著閑車

蒲城道中　　石玠

一路禾香并草香園林處處覺秋光青梨碧棗迎風麗野豆山莜過雨長歲事將成村社動邊書未已使車忙胸襟自笑年來濁好借涇流為洗涼

和前韻　　胡瓚

征衣猶帶玉爐香十載功名渥寵光戀闕五雲瞻斗近觀

止影翻若水文曉嘆中元聲並越頡頏太液跡聯芬别[illegible]
戶主乘軒態應候排空齊入雲

蒲城公署題憶鄉圖　趙　全

游宦天涯歲月深每看圖畫似登臨寒雲不散終天[illegible]
雨偏傷宿草心致敬長將蘋藻薦追思久廢蓼莪吟幾[illegible]
感動劬勞念展拜堂前泪滿襟

蒲城懷古　曹　璉

漫泉東畔是蒲城春暮南原雨乍晴客過官橋迷[illegible]
歸烟寺罷鐘聲穆公寨廢閒雲鎖魏將墳荒宿草[illegible]
[illegible]

銅斗方尋勝先看金幟巔村居林覆屋河水野分田自是唐陵雪蒼含晉渡煙輕風惟自捲不必漢軺宣

校士蒲城喜得佳卷　祁光宗

西京風景迒如何兩漢文章此地多萬卷煙雲經眼盡數行濁酒上顏酡蕭蕭夜雨寒生竹脉脉陽春醉引歌豈爲壯夫憐小技顧言多士憶菁莪

蒲城對雪　洪翼聖

西嶽寒生玉女宫梅花剪散亂飛空隨風飄落瓊英譫著樹玲瓏玉骨融茅屋驚同瑤草覆遠山疑是月光籠眠松

風千里去途長霜横獨鶚經秋健雲㰖歸鴉傍晚忙五夜睡驚憂國夢半窗明月送虛涼

臺中偶書　石　玠

蕭蕭憲臺高風雲幸所遭四簷秋氣爽千里客旌勞海月明懸鑑風松翠擁濤晴空無一物鷹隼快騰翔

留別蒲城諸士子　朱應登

攬轡出城邑與言奉王章濟濟多彥士追送遠出疆輕雨晨尚零忽覩白日光　啟亭運羣物勃以芳素質與時洽青裕隨風揚離仳限中逵回首堯山蒼清訓諒何[illegible]

[illegible]

兩条落吐倚戰繞出數里回報弓罵向章臺路觀者農夫盡裂皆怒執長殳激長戍呼集萬衆徑擣巢戰酣不知前山暮刺馬抉腸流白虹賊死狼狽不相顧提抵老營動地哭十停九停紛如鶩須臾我後嗟少卻致此成功一人誤須虎畏逼尋宵遁朝視骸骨委孤露嗚呼國殤四十餘殺賊一百七十數賊自揭竿橫秦晉強兵挫鋒今始攄胸中悲憤久難平捷傳不覺矜相語徘徊街頭須防日夕府開之將嗔怒

弔趙烈婦王氏　　和鼎

白鶴渾無影靜憶披裘爽氣通

蒲城公署志流賊報捷　　練國事

初春春社罷山庄不道潢池起戰場忽有三千稱虎賁依然百二壯金湯唐陵花早逢新雨秦塞月深憶故鄉一將功成𤇺火遍哀鴻何以謝流亡

勦賊行　　和鼎

崇貞四年五月廿一日流寇犯吾蒲北鄉殺掠慘甚至廿六日賴東北二鄉鄉兵大創夜始遁去嘉其功也爲詩以紀之

北山雲氣宛其楷詰旦賊勢驅風雨殺人慘不問老弱無

弔馬烈女

西方有一女化作飛僊去飛僊去何因苦節難爲許僊女貌如雲僊郎才若紵納采未成婚問名業已許欲爲比翼飛欲爲連理欅何如天弗弔凰兮失鳳侶驚羨鐵心腸捐軀全倫叙生前身隔幽沒後魂同所壯哉烈女志刀鋸難以阻昭哉烈女節日月共爲處昂昂一丈夫何爲不及汝朝爲燕譽臣暮焉復入楚綱常且不顧胡以寄心膂

弔馬烈女　王元命

誰意女流中傑然挺大節不將未嫁身漫許文姬說項下幾何絲心頭總是血悠悠千萬年公議推奇絕

架上紅鬚嬌欲質爨底焦桐癡欲喑由來權奇學不成幾見黃金買活駿讀書識字進賢冠倒板羨新態多酸俠烈深閨傲髫齡從一粉頸甘血帀年年霜霞報零落畱取玉骨支頹塌

弔趙烈婦王氏　　米貞頤

眼看詩書銜頭銳鬚眉幾人能自認孤貞不隨時世銷突出粉黛餘血性弱齡殉夫當斯須羞稱未亡葬櫛纚蘭焚玉毀弔香魂完節恰與國終始嗚呼河嶽喜光華輓歌何庸聲變徵

兒被美泪盡血沾襟膝頭奉麥飯壠上陳東紛云昔僇父
母雙踰掌上珠為兒已五十不判離斯須孤魂難曠野髑
髏藏江墟傷哉終古別忍與妻孥俱荆榛手自翦鐵畫身
旁懇聞告仰天覩啣塊來羣鳥李陶居母墓側躬自治墳羣鳥啣塊助成之

堯山古柏　　趙世英

絕頂縱寥闊橫目游八表古栢如幽人高棲託名巍峰峯
作四鄰朝夕謹拱抱仙蛻有奇跡詭秘猝難曉城中塵盈
尺對此在蓬島何當結茅屋一脫樊籠小

義中節婦　　原來貞

弔郭烈婦王氏　單允昌

詎少殉情侶疇無臨際忙人欽爾肯死余獨快遲仁捨理
嫁時佩還成地下粧從來至性者視死只尋常

弔單烈婦張氏　李馥蒸

貧悑莫交橫死生有定理拚死方可生偷生不如死要見
得分明的確是如此壹齊便致命烈烈胡能爾從容赴義
難乃出自女子

廬墓行有序　許孫荃

李先有孝子朱希賓者桑落坊編戶也父歿宿柩前數

貞可書史冊褒揚大典指日來表厥宅里人嘖嘖

賈曲八景 有序　　權作楫

賈曲舊爲賈大夫如皐之地事載左傳以故解頤見稱於射雉同車採賦於西京而餘波綺麗尚有略焉春日載陽見生煙之繞繞秋水横塘聞簫笳之鏗鏗自揣一知創立八景愁作俑之多僭爲撫掌之先資

射雉紋石

居人呼爲紗帽石賈大夫射雉至此妻笑相傳爲停車石石上至今有笑紋其南里許有賈大夫塚

兩間有正氣忠孝並節烈萬代青史垂不隨蔣磨滅巍峨
昔有馬蘭香未見夫面繼夫亡聲震鄉閭閭者澄燈燈太
節絛霄壞二百年來誰能匹自家有女齊其芳厥醜繼何
申氏子乃翁鴉荐赫天章于歸三日值夫變新婦鄭君僅
一面郎君已作玉樓客新婦登莢雙飛燕冰為心兮雪為
肝栢舟誓操淚如霰豈無繡麗與綺羅疊在空箱不忍見
人曰輕塵棲弱草此心堅貞同百鍊九十餘年如一日紅
粉鬢眉真可羨君不見朱[illegible]絲鬢兩心結九原相約誓同
穴一朝夫死骨未冷蛾眉別擁不堪說何如此婦心無貳

說揚州廿四橋

葭浦蒼烟

葦田百頃甲於諸州遙望之樓閣參差樹木茂蔚如有雲霞繚繞之狀

青槐綠柳出雲外野寺山橋入霧中一見蒹葭秋色遠蒼蒼原是舊秦風

南樓秋月

元武樓在鎮東南隅唐時相傳爲一天門上有曲檻下爲飛簷時值中秋洲白園紅爲賞月之所

疑是支機下九閣牽牛會此媚天孫箭頭贏得傾城笑石
上猶留巧笑痕

澄潭僊跡

唐金仙玉眞二公主土八傳爲水神祠前有潭深數丈
窟蛟龍而興雲雨禱之卽應

半畝清泉靈怪藏興雲出雨兆農祥從兮一見仙潭跡懶
予英皇到漢陽

猊橋閒步

港西有獅子橋一帶長堤時值春月鶯啼哇鼓騷人多

餕爭射水晶盤

青帘映柳

鎭內多佳釀酒旗密布與金絲垂楊互相掩映對之飲興倍豪

元武樓西射石東綠楊堆裏杏花紅衝街爭出青帘影招得遊人入醉中

邑令朱公當守城日每執余手以死相誓未幾人心旣變公投井死時公妻子無一人在者爰戲集杜句以哭之　秦一潘

天門只在鎮東頭畫閣凌空宿斗牛但到中秋齊賞月風流不減庾公樓

雙峰疊翠

漫水濟出兩峰夾抱松杉陰翳遥望之若有龍蟠虎踞之狀紫翠欲滴之色

兩岸玉峰蹲虎鬬一川銀漢下龍門中流三汲雷聲遠疑是當年禹步痕

冰畦日霽

冬日凝冰千畦萬町一遇晴光皎然四射遍地如一盒

寒澗細白雲出嶺參元論處者守城市著錙利

歲暮望南山歌 集陶　　趙世英

歲月擲人去倏如流電驚素抱深可惜淹留遂無成窮巷隔深轍清歌散新聲羲農去我久千載有餘情

贈廣文錢先生　　屈熇

出門有馬無官驪馬瘦骨高似駝形赤脚雙童十五歲號令齋夫三兩丁蕭蕭官況雖如此先生德業自亭亭六經層閣昭雲漢五典明堂動日星藏心薄糈同陶隱慕道折腰推孔庭不慊對酒忘爾汝誰解胸中有渭涇我對先生歌古調合筵回首皆微咲風騷獨信霖落懷俗吏趣蹌非

出處同世網高談變等倫丈夫嘗許國世事問輿論誰同
抱長策平生方寸心挺身艱難際直氣横乾坤激烈傷連
才孤誠隱霧深十日隔風雲鬱悠一悲魂亂離復誰紀直
筆在史臣尚泥徽纏在發聲為爾吞

訪雲巖將軍墓碑　　雷鐃

曾開北海舊樽飲今日摩崖見典型大將殊勳垂竹帛名
賢眞蹟重蘭亭鬼神可護千年墨雲鳥間餘幾字零[illegible]
人劇坐臥藤山三日去忍教片石委榛荊
去

若芝圖　　王光鼐

莊華就爾友小[illegible]

一天雲色鏡河湧萬頃水華[illegible][illegible]佳待日光來一片
霞爭射水晶盤

青帘映柳

鎮內多佳釀酒旗密布與金絲垂楊互相掩映對之飲
興倍豪

元武樓西射石東綠楊堆裏杏花紅衝街爭出青帘影招
得遊人入醉中

邑令朱公當守城日每執余手以死相誓未幾人心
既變公投井死時公妻子無一人在者哀哉集杜句
以哭之　蔡一藩

所好見是四方多枕戈空囊奈我廣文何我有酒狂狹酒
量先生能飲我能歌筵開正值春光媚官閑何惜醉顏酡
黃髮世事不勝指白眼塵沙未許磨

古道曲　　屈 焴

古道過長原問是誰家墓秋風慘不言吹上白楊樹

東亢泉　　屈 焴

高柳拂朱軒此地曾開避暑罇滿眼荷花無限意豈
惟芳亭憶王孫

爲節母王大夫人賦　　王 掞

[illegible]

書一卷帷中傳龍媲世已稱仕士銜駢八年折一傳日給

辛勤誰得似將膺棹楔里門前

茹檗含能四十年凌霜勁節鬱蒼然養堂旨蓄供無缺家

熟經文教獨全七誠大家欣繼後三遷孟母羨居前澄江

署裏紅蓮幕彤管應傳燕喜篇

全賦　　　王發祥

太極式恒性坤道惟靜直茹荼乃艱貞百億倍男職鼻碎

敝姜箭宣聖推禮秩中壘譜蘭芳約略西京筆代有支宗

傳耆艾而寧謐芭茂非無原歲寒介常吉壽哉節母賢薇

音三黨述步君敢飾御大家早邁識鹿車方並挽彤管遂

出處同世網高誼邁等倫丈夫誓許國世事罔堪論鬱陶抱長策平生方寸心挺身艱難際直氣横乾坤激烈傷雄才孤城隱霧深十口隔風雪鬱湮一悲魂亂離復誰紀直筆在史臣尚愧微軀在發聲爲爾吞

訪雲麾將軍墓碑　雷鋐

曾聞北海舊鐫銘今日摩苔見典型大將殊勳垂竹簡名賢眞蹟重蘭亭鬼神呵護千年遠雲鳥留餘幾字零（下半爲村人剷去）坐臥韓山三日去忍教片石棄林坰

茹芝園　王光鼎

鑾火續經營乳口俱代致龍虎……

節亦松筠歷衿將母無虧辱索離擁養志爾振荼未忍

忘恫怛泣思顛末爲親陳勁草疾風古英烈以覩母氏猶

琳珉讓田伯季甘嚴析同炊分粟無含嚬崎嶇荒竄閱滄

桑曉音譙羽幾經桑生我養兮死我殯傾貲邑不爲逡巡

俯仰勤劬報所天董延支姓樂餘貧閭族望風稱大家端

型礪俗淵懿肅玉姿堅眾不可摧爲山爲岳美靈椿有母

如此傳義依笑筍霜幹數絕塵有子如此比伏龍不羨華

屋乘朱輪爲若覩瞯王母吟西來紫氣方塡塡

春半先步工部詠懷五百字韻　何芬

蕭瑟殉義匪足難立孤倍艱恤聊撫清晝淚以翦鏡孤貫

韓國畫爐灰河東紛參木尺楚起鸞鳳長風樹羽莪翦翠

既干霄稚筍盛芬蕊更同楚媛風翔壁著親臨宛轉龍家

範孝感甘泉溢錫織萬安鄉疑種于樹橘耕讀垂世務不

事攻丹術殫心極饑亂義同晏碧嬴恭儉持門戶德術丈

夫匹艾髮焰霜心幽光映庭萱爲枝出花開簷滿薦芬芳

母氏有深懷慨昔沾襟袂顧言勗慈儉德里正節節

仝賦　　　　　　　　　　　　戚　藻

婺緯苦歷冰霜晨影形相慰黯傷神姑嫜莅湖修、

嬰承變踏悲辛對八不敢聲懸金戰…

深本□何孟詛復手王□然近衡門還我舊知親□

終何事清風懷袖出黃花叟東籬鴻飛斷北闕舞綵博歡

顏柔叩足存活䞓封膺微名空囊絕長物偶聞戶外事朋

粟股交慄堅扃白板扉縹緗橫斗室那無飛動意惜此脆

薄質披覽開秦俗擊缶當鼓瑟白水釀桑落蛛分洞庭橘

故人官奉先稜稜淸入骨客從西北來抵掌爲我述鏌鋣

函不試控馭緣故轍隸也息機八枯寂長兀兀荊榛滿谿

谷胠瘦經三折昔八行邛崍叱馭而渤碎秦楚壤相錯迨

遁如胡越漫吟白帝高空懷武功雪安得仙人杖奮飛慰

饑渴深村春溢冰小友來倉卒亘晤破愁城欲語氣幽咽

踸踔景前徽僻性甘蹇拙坎伏事彫蟲虛願懷稷契貳籌
避樊籠所向但空澗雄譚慷慨多縱攬心目豁出門競將
迎瑟縮羞逐熱吾道鄙達生漆園暨鴻烈趺坐友雙清松
風動水月傲然出塵表不諳逢世訣怡怡棣萼好雛膝養
無缺樂事饒家庭軒冕不能奪襆被走幽燕攀登窮巖穴
蛇蟠盡東南汪洋嘆滇渤景行得儒宗降心時踵謁岵嶽
怠勞貰虛名愁汩没浪跡記蚤年颸愬易時節於今憶往
事含情猶淒絕捧檄出重關朔風吹面裂長城宿草萋萋
乾春漾發從無鶯焰焰何曾果實結時事苦齟齬中心長
氣象行路遭險巇生曾長齒骨彈兹不識聲度王

漁陽鼙尚在優伶百態觧

弔忠泉題壁 前邑侯朱公一統盡節處　　郭 恒

當年此地畢孤忠易代芳名播不窮廢井幾經秋草白豐
碑長對夕陽紅騎箕巳信生同寄弔屈徒嘶句未工惆悵
英靈何所在一盃遥奠碧波中

弔忠泉和韻　　王 遠

一死何能報所忠苦節有盡怨無窮年年春草生烟碧處
處秋蔾繞地紅鵑魂寄此常抱恨才人楚步漫誇工可憐
萬古城頭月長照冤魂[illegible]井中

弔忠泉和韻　　唐建中

云有赤鯉魚東自泰中折相邀愧遠道殷勤遣報卒川陸
無險阻海嶠息戰伐翛然撿行裝凌礫及鎖肩盪胸天地
寬家食愧偪卒素心話疇昔清言如可掇

唐昭陵　何芬

太原公子裼裘來海內人豪耳轉雷奏合風雲歸日角蕭
清寰宇具天才寢門血喋千秋恨陵墓碑封萬古苔翁仲
傾欹眠逕草行人搔首一徘徊

泰陵

開元遺事繼貞觀俗儉風淳號又安花萼樓中供大破紫

可忠泉和韻　黃鈞

時艱何處効孤忠臣道君恩兩事窮怨氣遙連虹共白丹心直與血爭紅明知萬死終無補自歎危城守不工背井空亭今未改幽魂長在水雲中

過可忠泉　汪之元

垣堵蕭然古碣尊騎箕忠魄恨猶存他鄉空憐啼鵑血故國難歸化鶴魂背井無波寒白骨春雲有雨濕黃昏九歌欲續誰能賦腸斷空山暮夜猿

莞山古柏　陸家拱

空山古木尊株老絡巖石譬如抱奇士兀傲受催迫錯節

誰從亂後說遺忠父老存相木斲殷血千年和殘碧丹
心終古照波紅腸東瀉傳後世史烈像鬚眉託畫工莫遣
銀瓶輕出沒白虹夜夜起澗中

弔忠泉和韻二首　何芬

幾朝瓜蔓幾羣忠賊起惡謀悅運窮赤手撐天心可白黃
泉遇主泯猶紅昂藏軀合埋千尺凜烈魂堪愧百工不是
先生捐一死芳名久沒亂離中
山河瓦解識精忠小邑孤懸許更窮跂足望穿雙眼白眷
胸瀝盡一腔紅金城守禦差無策紫禁迎降術最工多少

秋鷹撇雷鞭霆散百寶山剜中雲麾又無匹神靈呵無
虛日遂使宇宙有缺失歲久年深漸埋沒誰與嗜奇驚[illegible]
花瀾洗碧雲手披拂劍苔剔蘚露骨節恍撥陰霾濯纖月
由來神物有護持經歷久遠非人爲蘭亭滅沒雒神缺落
落石鼓排階埤十鏃尺楮是寶惜斷釵遺鐵徒傷悲君不
見雲庵碑

邗烈女馬蘭香墓　陸象拱

曾參養曾皙顏路溢顏淵（二語即係烈女口占）事有不一致況吟起
長歎親恩豈不重節孝難兩全若我新羅縲絏事事纏
微軀委白練大義何皎然京城掃螭珮瀝碧時未闕觀者

而盤根頫强門險窄慘淡天光慳輪囷地維圻蒼茫走雷
霆鬱積出琥珀我昔据遍經搜奇覬有獲逡巡忽見此
[illegible]觔巖側茲山堯時浮舊是神所宅不知何王代產此合
抱相嬋月資清貞風霜飽充斥節目多玦坷庸師豈相識
試憑鸑鷟聲遨與世人隔遺之山澤曜業白出石壁少陵句

題雲麾將軍碑　陸象拱

有唐以來耀動閭百萬買書千買札巧匠斵山鐫及骨大
書爵里紀生殁後來好事勤洗刷覆以亭闌蔭以樾其間
佳者指可悉顏筋柳骨燕許筆年深字泐遺鵠代如毀求
全符黥刖北海聲名最超越落筆長風起騷屑龍跳虎臥

6513835
22.63
553
:1-6
蒲城县志
1-6册

22.63
553
:1-6

6513835
注　意

1. 借书到期請即送还。
2. 請勿在书上批改圈点、折角。
3. 借去图书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价賠償。

咸太息異事今流傳人生等死耳此死重泰岱忠孝無轉
念稍緩則已遷悚慨固非易犧牲良獨難讀書綱名教百
行多所愆護彼蕙蘭芳清芬垂簡編

蒲城縣志卷十五終